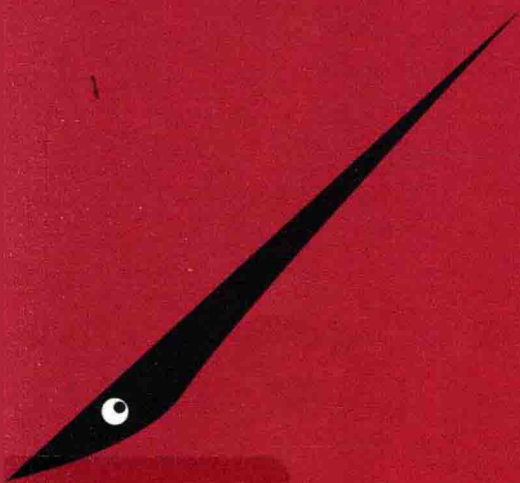


SNOBBERY

势利

所谓上流社会及势利眼众生相



Joseph Epstein

约瑟夫·艾本斯坦 | 著 马绍博 |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SNOBBERY

势利

香港上海出版集团出版

Shanghai

Shanghai

上海

势利

SNOBBERY

Joseph Epstein

[美] 约瑟夫·艾本斯坦 | 著 马绍博 |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势利 / (美) 约瑟夫·艾本斯坦著; 马绍博译.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7.5

书名原文: Snobbery: The American Version

ISBN 978-7-201-11540-5

I. ①势… II. ①约… ②马… III. ①文化研究-美国
IV. ①G1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55761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2-2017-38

SNOBBERY: The American Version Copyright © 2002 by Joseph Epstei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Georges Borchardt, Inc.
through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Hangzhou Guomai Culture & Media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势利

SHILI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邮 政 编 码	300051
邮 购 电 话	022-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 子 信 箱	tjrmcbs@126.com

责 任 编 辑	张 璐
特 约 编 辑	王 琤
产 品 经 理	贺彦军
封 面 设 计	王 雪

制 版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发 行	杭州果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毫米 1/32
印 张	9
印 数	1-11,000
字 数	208千字
版 次 印 次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联系调换 (021-64386496)

致 谢

本书带来的欢乐主要归功于才华横溢的费兹·华勒，过去两年中，我从他那迷人而欢快的旋律中汲取了无尽灵感，而本书引起的忧思以及书中的讹误之处均由作者本人负责。

前 言

这是一本关于“势利”的书，主要探讨势利引起的困惑与危险、势利的症状，尤其是势利引人发噱的种种特征。我希望借此回答一个永恒的问题：势利究竟是人之本性，还是特定社会状况之下的行为扭曲？这个问题萦绕全书，但愿不会让诸君厌烦。那些擅于审视自我和观察生活的人们，能够获得一种超然的洞察力，从而由衷地道出那句永恒的感叹：

“人，是多么伟大的杰作！”本书正是为这些读者而写的。

1 每当我提起自己正在构思一本关于势利的书，总有人建议我把某种势利行为写到书里，比如美国公共电视频道的势利、非裔美国人之间对肤色深浅的势利、健康饮食的势利，抑或当代艺术中的势利，等等，这些内容顺理成章地——在这本书里付之阙如。因为势利像细菌一般无处不在，这虽是它的迷人之处，但也会让势利的记录者深感无从下手。

势利之情似乎从创世之初就已存在，以下这个例子足可为证：公元4世纪时，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一世将都城从罗马迁到君士坦丁堡，此后一百多年里，总有些人看似自豪实则势利地表示，他们的家族是“随君士坦丁大帝一同迁来”的。是不是很耳熟？

势利渊源既久，涉及面又如此之广，因此我早就决意把本书的探讨范围限制在美国社会，试图勾勒出所谓“WASP¹ 贵族阶层”衰落之后，美国社会生活中势利行为的大略图景。如果书中遗漏了您最中意的势利行径，那么请接受鄙人的歉意，而且您不妨这样想：我在势利这一问题上的眼界之广，已经远超为此洋洋洒洒写了上百页的作者，这样您可能会得到几分（未尝不是势利的）安慰吧。

1. WASP: 即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的首字母缩写，意为信仰新教的盎格鲁-撒克逊裔（现代英国人的祖先）美国白人，现在可以泛指信奉新教的欧裔美国人。

第一部分

彼此彼此 003

势利小人论 013

势利如何运作 020

民主势利眼 028

职业攀比心 038

呜呼！贵族，你到底在哪儿？ 047

阶级（几乎）“下课” 063

品味不错 073

势利绝迹之境 083

对地位的精妙迷恋 091

第二部分

我心交付与贪婪 103

名校势利眼 115

亲爱的老耶佛顿 122

俱乐部势利 135

知识分子势利眼，或曰（不计其数的）少数幸运儿 146

政治势利眼 158

同性恋和犹太佬 167

“同样的新玩意儿” 178

少打名人牌！ 191

令人琢磨不透的名气 203

崇英、崇法与种种崇外怪癖 212

势利眼的餐桌 226

局内人的艺术 239

尾 声

局部沉疴 255

相关书目 266

译后记 272

第一部分

让我们小饮一杯
略略进行一番哲学探讨
也许我们这两个
同是充满幻想的血肉之躯
最终都能摆脱对表象肤浅的执迷

——齐别根纽·赫伯特，《弥达斯国王的寓言》

如果有哪位作者想要探讨势利问题，就不宜表现出超然于其上的姿态，而应当言简意赅地勾勒出自己曾见识过的势利行径。他不但要说明自己遭受过的势利攻击，更要一一列出自己容易沾染的势利习气，以便让各位读者自行判断作者与这一主题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

所以——我最好先讲讲自己的出身，虽然说起来有些复杂。若论文化程度，我的父辈似乎一直属于中下阶层，但论财力又属于中产阶级（晚年甚至跻身中上阶层）。父亲在加拿大长大，连高中都没读完，母亲只在芝加哥的约翰·马歇尔公立高中上过当时所谓的“商务课”。我父母都是犹太人，但他们和人们印象中那种热爱文化、热衷心灵生活的典型犹太人不太一样，因为除了偶尔听听音乐喜剧，晚年在电视上看看波士顿大众管弦乐团的演出之外，他们对文化活动几乎没有任何兴趣。我父母订了不少本地报纸和杂志——比如《生活》《展望》，后来又订了《时代周刊》，却从来不买书。印象中家里从来没有英文辞典。不过，我父母讲话非常得体，从来不犯语法错误，也不说方言。

我们家很少谈论政治，因为我父母不爱谈论虚无缥缈的问题，我们聊的都是亲戚和邻人的行为举止、财务方面的事务、我父亲和客户之间的业务关系，等等。我们对教育问题也不感兴趣，不会讨论诸如“安默

斯特学院和威廉姆斯学院有何区别”之类的问题。这也难怪，因为我父母压根就没听说过这些学校。

我认为我父亲从未沾染势利之气。他根本没有沿着社会阶梯再爬一层的念头，而且除了各色无赖之外，他只鄙视一种人，就是缺乏投身商界的志向、不愿在生意场上冒一点儿风险的人。我家有位远房表亲在美国陆军服役，已经贵为中校。但我父亲总觉得匪夷所思，他不能理解一名犹太人怎么会甘于在军队里任职一辈子。我父亲乐于为慈善事业慷慨解囊（多为犹太慈善团体的项目），晚年之后又迷上了出国旅行——有一次，他带我母亲乘协和式飞机去巴黎旅行，又从伦敦乘坐伊丽莎白女王二号邮轮返航。不过，他最感自豪的是十七岁就实现了财务独立，而且收入足够赡养家庭，但他鲜少注意到社交领域中的势利问题。那是个尊卑有别的世界——将风格、地位与阶层攀爬奉为主臬，他不能理解，也无意窥探。

我母亲也不能算是势利眼，不过她对势利的体悟要比我父亲深刻得多。她很警惕那些施于己身的势利行径，而且自己有时也容易沾染势利的想法。她总和好心肠的女士交朋友，因为她自己就很善良慷慨。她对超出自己财力的奢华生活有着良好的品味——比如开凯迪拉克之类的豪车、用奢侈家具、穿华服（皮草、贵重的礼服、意大利鞋履、珠宝首饰），等等，而且她对此并不感到羞愧。比她富有的人多少会让她有些紧张，因此她更乐意与财力相当或不如自己的人来往。但我从来没见过她（和我父亲）在社交场上有什么卑劣举动：他们从来不会向更富有的人乞怜，或者单纯出于势利的原因就瞧不起条件不如自己的人。

那么为什么他们的长子，也就是本书作者，从自我意识萌动之初

就对引起势利心的各种属性有如此敏锐的认知呢？我发现，社会阶级、财富、品味、宗教信仰、令人艳羡的高超技艺，都可能成为判别尊卑的依据。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谁比谁富有，注意到谁家生活条件比我们好，谁家又比我们差；我一眼就能判断出别人嫉妒之所在，而且也体会到了自己心中的妒意如何萌生。至今我也说不清楚这种天分从何而来，但它无疑是真实存在的，而且伴我至今。

当人们聚在父母的公寓里闲谈世界局势的时候，我很自然地注意到，通常是有钱的人才喜欢侃侃而谈，而且发言似乎更有分量，别人听得也更专心。有一位先生叫山姆·考灵，就住在我们隔壁那栋楼，他是著名电台节目《早餐俱乐部》的喜剧演员，这个身份显然给他平添几分魅力。我很早就注意到这个世界很看重财富和名气，因此某些职业就更有光彩——就像棒球比赛的游击手就是比二垒球员更受人尊敬，而橄榄球四分卫的地位也要比防守截锋更高。

我上初中的时候，能够胜任橄榄球的游击手和四分卫，同时还是个不错的网球手。网球是一种与势利行为纠缠甚深的运动，从当时的乡村网球俱乐部的装潢布置就可见一斑。此外，更有对时髦与潇洒的过分重视，也就是对外表的关注更甚于技术本身——这就是多数势利行为的核心表现。

后来，我到芝加哥北岸的尼可拉斯·森尼高中读书，我发现那里地位之森严近乎残酷，犹如太阳王¹的凡尔赛宫廷。当然，饮食之精致和

1. 太阳王（Sun King）：即法国波旁王朝国王路易十四（Louis XIV，1638—1715），他崇尚王权至上，提出“朕即国家”，自号“太阳王”，以生活奢靡著称。

衣着之典雅远远不如。各种社团、兄弟会、姐妹会加起来大约有五十个，每个社团都有自己鲜艳的服装。有些社团从希腊字母得名：阿尔法（ α ）、贝塔（ β ）、德尔塔（ δ ）；¹有些从真实世界或神话中的动物得名：乌鸦、秃鹫、石像鬼；有些社团的名字有几分贵族色彩：公爵、陛下、皇家、绅士；还有些社团的名字就是一些意义不明的流行语，像什么雷诺斯、奇昆塔、菲德尔之类。每个学生都清楚地知道各个社团、兄弟会和姐妹会各自的属性。比如，这个社团集中了最优秀的运动员，那个姐妹会里都是最漂亮的姑娘；这个兄弟会由可恶的混混组成，而那个社团里都是无聊的书呆子（我们称之为“学习怪咖”）。

入学几个月之后，我才开始加入社团，没用多长时间就搞清了这些群体的等级区分。人们初次与我接触会觉得我还挺有魅力，所以我比较容易交到朋友，很快就受邀进入了一流的社团和兄弟会，接触的都是全校最出色的运动员和最有影响力的男生。但这种唾手可得的特权可能让我产生了几分厌倦，因此在高三我拒绝了“格林与怀特”男子荣誉社团的人邀请，这大概是建校以来头一次有人这么干。我不想加入，也没什么加入的必要，而且我深知，拒绝这个社团的邀请比接受邀请让我更有地位。看来，我从小就很会装腔作势来提高自己的身份。

因为我爱好比较广泛，而且我家人对上一所好大学能给我毕业后的社会地位和财务状况产生什么影响一无所知（我认为类似的考量背后都有势利心态作祟），所以后来我去了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

1. 美国与加拿大大学校中的兄弟会、姐妹会渊源已久，通常用一至三个希腊字母命名，意在延续希腊哲学中思辨和研讨的风气，通称“希腊社团”。现已向多元化发展，希腊化已经成为一种象征。

因为当年这所大学向伊利诺伊本州居民实行免试入学政策，而且学费很低。我发现伊利诺伊大学是全美希腊化最严重的学校，几乎遍地都是兄弟会和姐妹会。靠着我在交友方面的小天赋，我争取到了校内最好的犹太兄弟会的人会邀请（这里得补充一句，我为了加入社团抛弃了两个最好的朋友，他们没接到邀请。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四十年，但我一想起来还是觉得有点羞愧）。“犹太”一词用了斜体强调，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这个兄弟会里都是犹太人；第二是因为20世纪五十年代的兄弟会和姐妹会，都是根据宗教信仰严格划分出来的，非犹太兄弟会或姐妹会基本都不接纳犹太教徒，有些甚至都不允许天主教徒加入。

这里我应该强调一下，犹太身份可能大大增强了我对势利行为的敏感度。尽管我父亲在宗教上是个不可知论者，但他对反犹太主义的蛛丝马迹非常敏感，这是因为他幼年生活在加拿大魁北克省的蒙特利尔¹，后来在“二战”时期又经历了希特勒一手炮制的反犹噩梦，半生饱受反犹太主义迫害。他向我着重强调的一个人生经验，就是要警惕随时随地冒出的反犹倾向：“人们可能只因为你的犹太名字就对你心存憎恶。你要当心，永远保持警惕。”反犹太主义可能是史上持续时间最长和最恶毒的势利形式，不过当它升级到大屠杀的程度，就不能称之为势利，而应称之为种族主义甚至是种族灭绝。

尽管如此，在成长过程中，美国中西部的宗教隔离从来没有让我觉得不安。伊利诺伊大学的非犹太兄弟会不接纳犹太人这件事也从来没让我太过困扰。犹太人特有的势利心态，加上犹太爱国主义思想的推波助

1. 魁北克省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叶曾存在加拿大最严重的反犹太主义。

澜，显然对我产生了一些影响（我想：谁稀罕那些社团）。我从来没有将不能加入某个兄弟会或乡村俱乐部看作一种严重的社会剥夺，甚至我后来在芝加哥市内和近郊的无犹社区或隔离社区居住也没有太在意——当年这样的社区可着实不少。

我很快对自己加入的那个兄弟会感到厌倦，它的社团抱负在我看来十分可悲，尤其是希望与某个高级非犹太姐妹会联合演出一场音乐喜剧小品。当时，我不知道自己很快就将彻底改换自己从前遵循的等级框架，养成一套新的评价体系，而且这一改变将影响我的一生——在伊利诺伊大学读了一年书之后，我申请转入了芝加哥大学，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新世界。

曾经当过喜剧演员的犹太裔电影导演迈克·尼科尔斯也在芝大就读过，不过他毕业四年后我才入学。可惜他入学太早，否则我就能有缘结识他，现在就能好好提提他的名字。他说过：“芝大学生都是古怪的神经质——这里简直就是天堂！”芝大是不是天堂还不好说，但古怪和神经质的描述则无比准确。这所学校最让人惊异的一点就在于，没人在乎寻常意义上的地位高低——也就是不势利。芝大不按身材相貌、运动天赋、财富实力或家世人脉来排座次。在这里唯一重要的是智力，或者说“智性才华”。我认为这个词代表了一种能够成熟圆满地解决艺术、科学、政治领域以及心灵生活当中的纷争和疑难的能力。在芝大，我的智性才华不算出众，因而在学生中的地位也就相应较低。我一边尽力隐藏我的无知，一边心醉神迷地充当着旁观者。当时我就有了几分朦胧的冲动，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游戏，非常想参与其中。

我发觉，芝大有一套隐含的阶级体系，虽然没有公开宣布，但任何